荧屏看点

诗意而科幻的未尽之路

姜思竹

近期，在广大影迷的千呼万唤中，科幻喜剧片《宇宙探索编辑部》终于登陆院线。作为孔大山导演的长篇处女作，《宇宙探索编辑部》早在2021年第五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就广受好评，并获得费穆荣誉最佳影片、青年评审荣誉影片、迷影选择荣誉奖、藏龙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四项大奖。影片在海内外各大国际电影节上，也取得亮眼成绩。

《宇宙探索编辑部》可以看作一部由《宇宙探索》杂志主编唐志军（杨皓宇 饰）带领一群有着共同目标的同伴去寻找外星人的公路片，全片一共分为五个章节：追UFO的人、蜀道难、等待麻雀降临的少年、西南深处、未尽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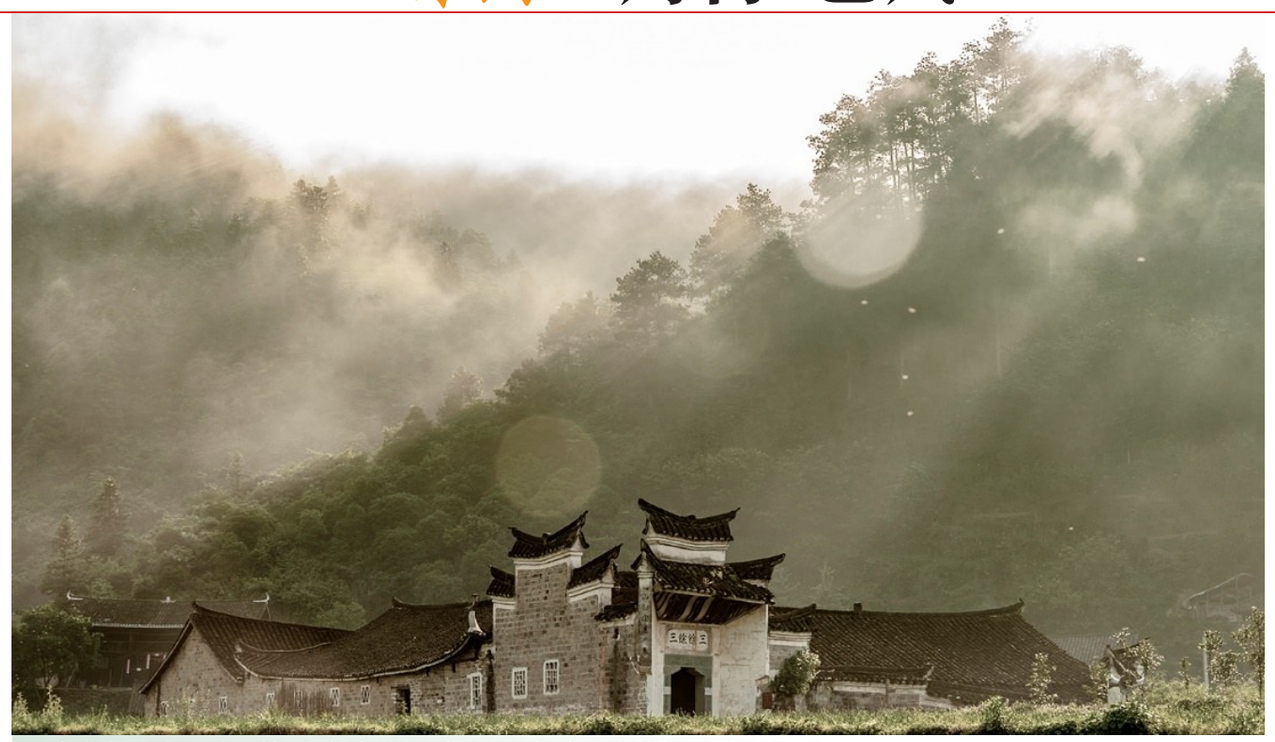
影片的英文译名《Journey to the West》正是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英文译名，而影片中的主角团也对应着《西游记》中的人物配置。唐志军是唐僧的化身，他不仅是团队的核心领导人，而且经常从生活琐碎小事引申到深奥宇宙规律。孙一通名字谐音“孙悟空”，他声称拥有与外星人感知的能力，用辞藻优美的诗歌书写他眼中不同的世界。他戴着“头箍”，在山洞拿着一根加长外星人腿骨的样子像极了孙悟空。承担了影片大部分吐槽功能的秦彩蓉自然是八戒的角色。沉迷酒精的内蒙古小伙那日苏和患有抑郁症的志愿者女孩晓晓，则分别对应着沙僧和白龙马的身份。《西游记》中师徒一伙人前往西天是为了拜佛求经，那么《宇宙探索编辑部》的主角团则是为了寻找宇宙的真理而一路向西前行。然而，正如同影片中曾在精神病医院扮演唐僧一行人的走穴演员一样，他们的行为举止在外界看来，就是一场精神障碍患者的聚会。

在这场地球人与外星人“千里奔现”的旅途中，主角一行人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唐志军人到中年依旧穷困潦倒，因抑郁症离开人世的女儿成为他心头最深的痛。影片最后，如愿见到“外星人”的唐志军解散了编辑部，他又受约到精神病医院作演讲。与在侄子婚礼上侃侃而谈不同的是，他在台上朗诵献给女儿的诗时哽咽在喉，千言万语都化作无声的哭泣。市井小商贩老板娘秦彩蓉痛批唐志军为“民科”，却又一次次纵容他的探索之旅，其实她内心埋着一颗理想主义者的种子，希望这场荒诞的旅程为她的生活添几分诗意。孙一通是领着村里低保费，每天在广播念诗和新闻的另类青年；那日苏放下气象站的工作，一心认为追求外星人这件事很酷；晓晓在离异家庭中缺少关怀，又执着地相信小时候亲眼见过外星人的降临。他们五个人，作为旁人眼中的“外星人”，扎根在社会边缘的角落，却又执拗地生长着。是地球之外宇宙生命的呼唤让他们得到了回应，认定了自己的位置。

除了“科幻”标签外，影片还有一个标签是“喜剧”，但大大小小的笑点往往来源于主人公们的痛苦经历，欢笑之余又带着些许心酸。秦彩蓉为了向赞助商展示杂志社的实力，让唐志军套上老旧的宇航员服装，却险些被憋死，还招来了救护车、消防队和大大小小的围观群众。夜晚，五人在山中露营时，那日苏本想提醒秦彩蓉的包已经着火，却把“火球”一脚踢进了帐篷，结果大家本就为数不多的行李随着帐篷毁于一旦。秦彩蓉进入深山后被狗追咬，唐志军却局促地说这算工伤可以报销，这句话成为了压倒秦彩蓉的最后一根稻草。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这些喜剧情节无不在展示人们对生活本身的无力感。影片全程采用了手持镜头的伪纪录片拍摄手法，有意而为之的跳切剪辑更是增添了影片整体的混乱无序感。

提及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这座毋庸置疑的里程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发展。其导演郭帆作为《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监制，也在片中客串。《疯狂的外星人》和《独行月球》则开辟了国产科幻喜剧片的类型，在取得商业票房的同时也推动了大众对于科幻片新的认知。而与之相对应的，没有宏大特效场面和激动人心剧情的《宇宙探索编辑部》，成为了国产科幻电影的一种全新可能性——它用小成本的制作将科幻与诗意进行了一次完美融合。

影片第二章的章节标题为“蜀道难”，英文译名“The Odyssey”。《蜀道难》和《奥德赛》作为中国和古希腊的著作，同样都描述了人与自然的艰难斗争，而影片中唐志军一行人寻找外星人之旅何尝不是同样的坎坷。也许旅途的终点并不会带来答案，但是旅途本身就是在人生的失意与得意之间找到一种诗化的平衡方式。



怀化市辰溪县五宝田村百年耕读所沐浴在晨光之中，宛如世外桃源。 萧湘平 摄

光影纵横

用影像定格湘人的乡愁

刘义彬

这是一个5月的清晨，蛙声渐渐平息，鸡鸣声也开始稀落，潺潺的流水还在耳边不止地奏响，鸟鸣啁啾，远远近近传来狗吠的声音。五宝田村从晨曦中慢慢醒来。

萧湘平从架在一个古旧院落里的帐篷中爬出来，背上他的相机，在开门的吱呀声中轻悄悄走到村头。一层薄纱轻笼着五宝田村，但遮不住晨光中令人惊艳的这个古老寨子。五宝田背靠龙脉山，前依玉溪带，数十栋青砖黛瓦的老房子，挤挤密密抱成一团，却又显得错落有致，安静地矗立在翠绿色的山窝里。

沿着村子里的小巷转悠，地上是厚厚的青石板，或麻石砌成的台阶，两边是厚实的青砖围墙，或木板搭起来的房舍，屋顶一律是黑色的瓦，黑漆大门的两边都贴着红色的对联。老建筑的门楣上大多题有匾额，有的已看不清楚题字了。青砖围墙上偶有斑驳的红色标语，书写在同样斑驳的白色粉底上，标语和粉底也大多被岁月磨蚀殆尽。有农人牵着水牛从巷子里走出来，友善而腼腆地对相逢的路人微笑着，萧湘平回以微笑并递上香烟，时不时举起相机，欣喜地捕捉着眼前的一切。

这是2013年五一长假，萧湘平一行四人驱车来到位于雪峰山下辰溪县的这个古村落，一半为寻找他的同姓宗亲，一半为寻访拍摄古村落的照片。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村落没有让他失望，这是一个存在有300多年的古老村落，也是萧湘平专程出门寻拍古村落的第一站。

就此一发不可收，十年时间，萧湘平利用节假日的休息时间走遍了湖南的160多个古村。

……

萧湘平网名“无边”，瘦高个，衣着随意，头发长且有些乱，平时不修边幅，有时显得有些高冷，遇上熟络的人却一脸坦诚地笑。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忠实拥趸，不只是摄影，学美术出身的他同时挚爱着篆刻、书法等传统艺术。

2007年4月，萧湘平来到江西婺源游玩。他发现这里的老房子跟儿时生活的湖南衡阳县西渡镇清江亭有点相似。但他老家的老房子却都在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消失，再也找不到了，乡愁由此从他的心底蓦然升起。萧湘平心中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他想去寻找儿时的记忆，去走访拍摄更多正在消失中的古村落。

他的心愿得到了妻子的支持，一台车、一部相机、一顶帐篷，两人相牵行走古村落，开始在湖湘大地上寻找他们的精神家园。

在古村落中游走，萧湘平收获的不仅仅是大量古建筑和民俗风情的照片，更大的收获在于，他发现古老中华民族的诸多精神和文化底蕴，就隐藏在这些老建筑、老祠堂、老族谱和古老淳朴的民风之中，都埋藏在古村落的一砖一瓦一碑一匾之中。一般古村落的祠堂里，大多镌刻有“忠孝廉耻”“礼义仁智信”“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等古训，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独特文化根基。

永州市宁远县东安头村，翰林祠进士匾下的少年。 萧湘平 摄

在宁远县东安头村的祠堂里，萧湘平发现一块刻于光绪七年（1881年）的禁山碑，碑文有言：“今夫住宅之有山，犹身之有衣，齿之有唇也……山林之稀疏，何异身之衣薄，齿之唇亡也……”可见老祖宗早就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上升到唇齿相依的高度，与今天我们提倡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岂不是一脉相承？

更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在尘封之中……

有人问萧湘平：“你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跑古村，苦不苦？累不累？”他总会反问对方：“当你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你会不会叫苦叫累？”

一贯节俭的萧湘平粗略算过一笔账，这160多个村跑下来总开支10万元是少不了的。作为一个四线城市要养家糊口的普通员工，说没有一点经济压力也是假的。好在，爱人与儿子对他既理解又支持。今年4月9日，家人们正在为萧湘平的儿子饯行。研究生毕业的儿子即将进京工作，已订好10日的车票。而此时的萧湘平，正在350多公里以外的临武县一个山村里，拍摄当地难得举行的一场民俗活动。晚上10点多钟，萧湘平站在屋顶的机位上给儿子发信息，说：“对不起，爸爸明天不能送你去长沙坐车。”儿子安慰他说：“多大点事啊，我自己坐城铁去嘛，你安心拍你的，我看你发圈。”凡在外面拍摄，萧湘平都喜欢发微信朋友圈，因为儿子喜欢看。

作为一名资深公益爱好者，萧湘平在拍摄古村的同时，还跟村民交流传统建筑和环境的保护，劝导村民保护古建、古树、古井，他也由衷希望自己所拍摄的图文对村民们有些许的帮助。这些年，有些乡村申报“中国传统村落”，修复历史建筑，找他要图像资料，他从来都是有求必应。

萧湘平本是一个网络达人，他在微信、美篇、今日头条等很多平台都有自己的公开账号，为的是发布、传播和推广湖湘古村落的照片，唤醒大家都来关注这一份行将消失的文化和乡愁。很多人在网上给他留言，更多人因为看了他的图文开启了他们的古村之旅。这对萧湘平来说无异于一汪汪浸润心灵的汩汩清泉，让他在古村落中行走的步履更加沉稳。

郴州市汝城县的朱氏总祠。 萧湘平 摄

艺林掇英

刘文西作品《陕北老乡》。

粗犷而明朗

——株洲美术馆看刘文西画展

莫鹤群

刘文西的笔墨饱含着陕西黄土的粗犷和信天游的明朗，横贯着一种汉碑唐韵的凝重，裹着褐黄，绞着殷红，带着黄土生命特有的浓度，是生活粗粝的真实。

他的百米长卷《黄土地的主人》，淳朴、遒劲，更趋“真趣”，即天趣，天而真，真而美，凸显一种出乎本质的天性气质。刘文西概括与综合的智力极强。他将中国画的工笔重彩和水墨写意结合起来，在造型上汲取西画中素描和色彩的精华，加进民间艺术中清新健康的朴素格调，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由此，他的作品厚重、奔放、朴素、粗犷、稚拙，透显出一种“穷变化于笔端”“迁想妙得”，打动人心的艺术效果。正如宾虹老所言：“人巧夺天工，剪裁青出蓝”，以致一个人折射出一个时代——一个将中国百年风雨融为一瞬，以扎根于黄土地，通过画黄土地、黄土地上劳动人民，展现“黄土精神”，傲立中国画坛，形成阳刚豪放、雄浑大气和勃勃向上的“黄土画派”！

刘文西画老农形象多用焦墨干皴皱纹，染以淡墨表现结构，最后赋彩润色之，色墨结合恰到好处；画姑娘、儿童形象则重染色，能够用不露笔痕的饱色表现面部皮肤的新鲜圆润。他的人物画与一般国画“人物”大不相同，有的寄托了他对杰出人物的仰慕，对他们的理解与想象；有的表现了对正义，对真理，对真情，对光明幸福的憧憬；有的是对劳动者创造世界的热情讴歌；而更多的是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理解与关注。他的画面给人的第一感觉，是画家汹涌而至的激情，这便是中国画传统理念中爱讲的气韵，这大致也是艺术品的骨力。骨力，是好的艺术不可或缺的东西，书画是这样，音乐、舞蹈、文学都是这样。

人物画难，画人物群像更难。人物群像能表现出有如小说或戏剧的整体关系，形成一个有机的场景，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不致成为孤立的人像拼凑，这是更难达到的艺术境界，绝非仅仅依赖“功力”而可获致。而要有对人文精神的关注，敏锐的观察力，卓越的领悟力，以及长期的默记、背写、素描、速写等反复锤炼。品味刘文西创作的人物群像《祖孙四代》《黄土情》《陕北人》等作品，深感画家像个戏剧家。他以“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人物塑造的生动性和笔墨技巧的开拓性”架构画面。人物的表情、动作、体态、正反背侧，以及人物之间的呼应，人与景之间的关系，乃至群像所连成动态的变化，人物的疏密起伏与姿势表情，构成了有机的整体关系。这让戏剧的情节，形成了内在的张力，人物生动，场景震撼。

刘文西的艺术，不仅靠形式、语言、技巧取胜，还有那些具有独特性、生动性、真实性的形象。他的心连着陕北人民，他的情系着黄土高坡，足迹遍布陕北的乡乡镇镇，画了几千个农民肖像和上万张速写。基于此，他的一腔真情实感，才能呼之欲出，跃然纸上，因而能载道而精神出、境界生，升华成艺。

艺苑杂谈

寻找另一个自己

孙慈

喜欢艺术，可能是觉得艺术创作是一种自我剖析的内在表达，符合我对人格结构的探索，所以，我一直在探寻“自我”的路上。

早期创作期间，身处热闹的青春时期，却感受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只有“自我”永远相知相伴。所以作品多以自我的角度出发，而心理上的“女孩”情结一直未褪，便把画面主角以“女孩”为主，让她看着繁杂社会中的种种，慢慢成长蜕变。随着现实的经历，她开始懂压力，懂情欲，懂自己的心事，也越来越有自己的固执与坚持。单纯、微笑、忍耐与淡淡的忧伤都成为她所特有的情绪，让我画笔中的女孩们，蕴藏着自己的向往、缺失和追忆，分享着自己的人生感悟。在她的生命中，没有浓墨重彩，所有情绪在她心里慢慢沉淀为一种特有的气质，散发出淡淡的味道，持久又固执地缠绕在她的世界。

单纯依靠简单的个人经历是不足以支撑后期的创作，这让我的创作遇到了瓶颈期。所幸后期参加了几次历史画的创作，导师引领我们创作构思、采风、小稿到最后的成稿。这一系统过程让我把之前零碎的创作方法统一起来，改变了我之前随手拍式的创作方式，也将我的创作思路拉回到现实本身，让我的创作更有目标和计划性，开启了新的方向。创作主题开始生活化，画面中的人物也由单人转变到多人，这也让创作有了新的挑战。为了让现实与自我审美趣味融合，我力求寻找生活中的诗意，习惯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表现古灵精怪但也不乏可爱之处的小人物，而正是这些小人物组成了大社会。身边的每个角落、每个瞬间都可以感受到社会的缩影和历史的车轮。这种认识，让我探寻“自我”的路更宽广，创作内容更多元，主体选择也更丰富。

随着时光流转，成熟个性的形成，个体越来越被融合，不再独立于他人之外，而现实生活的磨砺，让我学会把敏感丰富的叛逆内在隐藏在云淡风轻的成熟外表下，创作上也有了新的表现。喜欢直接的构成，喜欢看似不完整的画面，喜欢被点线面打破的边缘线等等，不管是什么场景，我希望选取熟悉但又不被现实所束缚的点滴，在看似不相关的某些瞬间场景中，却有统一的表达自我的审美趣味。内在的不安分在画面中得以释放，希望创作中不守“规矩”，过度追求画面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抓住个人情绪的表达，突破现实“束缚”。画面里的人物不单单是个人，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输出，通过构图、颜色、技法等做出某些暗示，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生活的感悟热烈地表现出来。而如何把这些瞬息万变、看似对立的、澎湃的激情融于画面中，便是我未来要探寻的方向，也将是一次长期的磨合过程。

绘画已经成为自我认知的一种途径，希望通过绘画找出现实生活中出人意料的趣味，从而反映出我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寻找有情境，有态度，有意思的“自我”。

孙慈作品《抱猫的少女》。